

# 驴唇马嘴集

华艺出版社

吴 欢



# 驴唇 马嘴 集

吴 欢

华艺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 124 号

## 驴唇马嘴集

---

著者：吴 欢

出版：华艺出版社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印刷：化工印刷厂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字数：187 千字

印张：9

版次：1993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

印数：0001—10000

---

书号：ISBN7—80039—697—5/I·290

定价：5.70 元

# 序《驴唇马嘴集》

姜 昆

我的吴欢兄弟是个“鬼”才。

说他鬼绝不屈他。大家评评理，我和他相处也近三十年，没见过他磨砚、描红，居然真草隶篆一手好字；没见过他苦练丹青，确也信手画出人物花鸟西画国画；从北大荒回来想写小说，没几日处女作堂而皇之地得了“当代文学奖”。后来写上电视剧，又得了中央电视台的优秀剧作奖。香港、台湾一大堆剧商跟着屁股后头一集催一集地逼债。前些日子想弄弄小品，一个鲟头就折上春节晚会了。我纳闷儿他什么时候练的？翻翻他这本书，他没念过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，哪儿来的这么多之乎者也的雅学问？没跑过江湖，哪儿来的那么些狡黠机灵的俗文化？

他“鬼”也不是一日了。二十年前，在北大荒，他在生产连队当通讯员，每天睁开眼坐上拖拉机去团部，晚上坐上拖拉机再回连队。忽一日，连队“样板

戏”汇演，舞台上伸出他的小圆脸：“冲出椰林去，跨越三座山……”活脱一个娘子军连党代表。

可能是熏的，唱有乃母，写有乃父。但是熏来熏去，他得道了。古人有云“地法天，天法人，人法道，道法自然”。文艺百门，融汇贯通，要的是一个入道、入门。有人一辈子弄文，写不出传世文章，有人一辈子说相声，只能逗自己乐起来没完。一句话，有层窗户纸没捅破。窗户纸极薄，可是有人侍在边儿上一辈子愣是捅不破，您说这事怪不怪？可我的鬼兄弟吴欢上来一家伙就给捅了个厅堂敞亮。

诸位，捅窗户纸手怎么抬，劲怎么练？这种技术，请看吴欢兄弟的《驴唇马嘴集》的详细说明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|
| 序 ..... | 姜 昆 (1) |
|---------|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吴祖光与新凤霞 .....       | (1)   |
| 中国第一玩家 .....        | (83)  |
| 修成正果的王铁成 .....      | (112) |
| 闲话石维坚 .....         | (125) |
| 多栖动物苏叔阳 .....       | (133) |
| 文章大块落人寰——记李准 .....  | (154) |
| 父与子——记陈强陈佩斯父子 ..... | (182) |
| 红尘多情——记张天民 .....    | (188) |
| 神龙见首不见尾 .....       | (209) |
| 蜘蛛精林兆华 .....        | (230) |
| 我的父亲吴祖光 .....       | (240) |
| 巴蜀奇才魏明伦 .....       | (268)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酒仙闫连升 .....   | (274) |
| 病人看见不卫生 ..... | (279) |

# 吴祖光与新凤霞





卓文君：

非关花月非关酒，  
都只为无限的新愁续旧愁；  
最是难堪婚嫁后，  
便一个知心的人儿不可求。

游倦天涯还故旧，  
似燕子冬去春归过画楼。  
看起来不如意事常八九，  
纵有那千言万语说还休。

大富之家何所有？  
无非是趋炎附势，胁肩拱手，  
锱铢计较，奔走营谋……

春风吹动罗衫袖，  
叫红箫你与我挂起帘钩。

见一池春水风吹皱，  
暗心惊年光似水流；  
悠悠何计消长昼？  
我只得理冰弦一曲解烦忧……

（吴祖光著京剧《凤求凰》卓文君唱词）

一九四九年六月，刚解放不久的北平城还远没有治理平定，到处都乱哄哄。前门楼子象一匹病刚好的驴骡儿，卧在又毒又热的太阳下面喘粗气。惊魂未定的庶民百姓们急匆匆地在街上走。他们还不大了，中国共产党到底有多大能耐。不过，他们也琢磨出了个大约摸儿。这中国共产党肯定比国民党强。因为国民党就算够厉害的了，可愣让共产党给灭了。

又小又拥挤的前门火车站里又有火车到了，象鲤鱼甩籽一样，站门口儿突然喷出无数的人来，叫声、哭声、骂声、笑声合之以大街上有轨电汽车喇叭、小贩的喊声，简直乱成了一团。

就在这一大团黑压压鱼籽般的人群里，有一位年轻貌美，艳压群芳，到后来大红大紫，大悲大喜，风靡了全国老百姓的剧坛明星。此人就是家喻户晓的新凤霞。

这是她第二次进北平。第一次是小时候随师傅和堂姐姐杨金香来北平唱戏，已经没什么印象了，只记得北平的路挺长，灰挺大。这次是师兄杨星星介绍她来，说她如今越唱越红，是大角儿坯子，可以来闯闯北平这个大码头，见点儿大市面了。

新凤霞被几位戏班的兄弟们簇拥着出了前门站，坐三辆

人力车一直往南下去了。

这天桥是北平很有名的地方，说得干脆点，是号称下九流的人们云集的地方，上九流的人物不屑到这儿来。但是这儿也的确是个极有意思的所在，甭瞧这儿的人穷，个个活得挺筋斗。

前门是热闹地带，铺面多，人多，越往南越穷，路也越走越不平。两边厢尽是又破又脏、歪歪扭扭的小瓦房。有的小房上还盖着小木楼，眼瞅着快倒了，用几根儿木头棍子支着，木棍根脚用大石头顶着。很多破旧的铺面，货物都摆在门口，缸、扫帚，掸子……人们光着膀子，赤着脚，手拿大芭蕉扇在当街乘凉，还有胖老太太头上蒙着湿毛巾，坐在买卖家的石头台阶上磕瓜子；满脸黑泥的小孩子，身上精赤条条，在路面上爬来滚去。

他们在天桥南头一个死胡同里租了个小院儿，统共有四间小平房，大家就都住在这里，好歹算是有了落脚之处。

夜阑人静，天边悬着一弯明月，暑气未消，树上的叶子动都不动，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没精打采的狗吠。

新风霞躺在床上，轻轻摇着扇子，想起这些年来闯荡江湖，从十三岁开始跑码头唱戏，不到二十岁已经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，如今又来到北平。这儿可是个大码头，戏难唱啊！……

解放前的天桥，艺人最受压迫。军、警、宪、特、地痞、流氓、恶霸地主，一个赛一个狠，一个赛一个毒。把头们养着一批批的打手，实际上是一群混混儿、亡命徒，专门折腾艺人。他们砸园子，打群架。妙的是这帮人里也有分工，有打人的，有挨打的。打人的飞茶碗，使棍棒，生死不顾；挨

打的躺在地上抱着脑袋，蜷起腿，讲究打四面一声不出，头破血流，皮开肉绽，腿折胳膊断，一动不动。此外还有专门能说会道，胡搅蛮缠的，上公堂包打官司。总之，这儿是磕瓜子儿磕出个臭虫来——什么仁（人）儿都有。

新风霞毕竟未满二十岁，见什么都新鲜，来到大都市想看看热闹。第二天早起，没顾上派人去联系搭班儿唱戏，就跑出去逛天桥了。

天桥刚解放。一切还保留着旧模样。臭水坑，龙须沟，蚊子、苍蝇加臭虫。清早天一亮就开始上人，店铺也都相继打开了门面，挂起了各种招牌、幌子。

新风霞穿得干净利落，甩着条又粗又长的大黑辫子，睁着两只又大又双的风眼，两条腿紧颠着，像跑圆场似的一路走过来。惹得周围的行人们纷纷打量她，不知道这位小仙女是打哪来的，怎么长得这么漂亮。她伸着脖子东瞧西看，先挤进了一家小铺面，坐在长条凳上叫了盘炒肝儿，又喝了碗豆汁，站起来用手绢擦擦嘴。然后继续向前走。走了没多远，她被说书棚子吸引了。于是挤了进去，听了一段评书，交了一毛钱。

一个很大的幌子凌空而立，实际这是一块大方木板，红油漆底，当中一个大黑圆圈，画的是一块大膏药。这儿是卖膏药的，也卖大力丸，门前站着只大狗熊，远看吓人一跳。新风霞猛地停住脚步，定睛细看一会儿，发现是个标本，这才大着胆子走过去。

“先生，这干嘛站着只狗熊。”她向旁边一位行人打听。

“吃了大力丸就比熊还利害，还有劲儿。快给你们家老爷子买两丸儿。”

新风霞摇了摇头。那位行人朝她挤了挤眼睛问道：“小模样挺俊，叫什么？”

新风霞没敢理他，调头就走。她又来到一个算命的摊儿上，看见好多人围着看“黄鸟叨帖”，不由得心里一动，心想，我也算一卦，看灵不灵。但是这么年轻算命好不好。她在卦摊前站了半天，终于鼓起了勇气说。

“算卦先生，您受累，给我算一卦。”

算卦先生用手指推了推眼镜，说道：“先说说你的生辰八字。求财还是问事？是寻人还是找事由儿？我这黄鸟通神，能够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，求财遇宝，开业合宜。”

“对不起您先生，生辰八字我不知道，我是演戏的，来北平想唱戏，还没搭上班儿呢，想问……”

“嗯，你是求事由儿的，来吧。”

算卦的伸出手，新风霞机灵地交了一块钱。只见这位算卦先生口中念念有词儿地跟黄鸟说了几句话，又用手比比划划，给黄鸟一点什么吃的，开开笼门，放出黄鸟，那黄鸟扑着翅膀叫了几声，然后飞到那个装满了帖子的竹筒上，叨出一个帖来，用嘴一甩，正好甩在先生面前。这黄鸟真通人性！先生再一摆手，黄鸟就飞进了笼子，先生又把笼门关上了。

先生打开黄鸟叨出的帖子，让她看，她却认不全上面的字，说道：“先生，我不识字，您受累给我念念。”

先生摇头晃脑地念道：“猛虎山前逢了路，麒麟坡下遇樵夫，君子若问名和利，烈日消霜半点无。”

这四句诗念完，新风霞急忙追问道：“请您给我讲讲，我不太懂。”

先生脸上似带着一种为难的样子道：“不讲也罢，不讲也

罢。”

“先生，您讲吧，没关系，我不生气。”

“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。黄鸟给你叨的这是下下帖，不吉利呀！过桥，桥危；行路，不顺；求名，不成；要利，没有；寻人，不见；姑娘，你的命象可不太好啊！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能解，能解，没关系，再补一卦怎么样，让黄鸟再叨一帖，看看如何？叨灵帖，算灵卦，求财问喜，观风水，看坟地；小子找媳妇，姑娘找女婿，开箱唱戏。”

“不！我不补了。”

新凤霞从小就是个透灵蹦儿的机灵鬼儿。她突然明白了，这算命的先生是最滑头的，就靠着上下嘴唇一翻一碰，云山雾绕赚人钱，她才不上这当呢。可其实，已经上完了。她扭身儿就走，越琢磨越窝囊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一卦把她的兴致给弄坏了。她无心再逛天桥。小嘴噘着，扭搭扭搭往回走了。没想到走岔了路，越走越不对，越走人越少，越走地越脏，而且垃圾成山，无数个小脏孩挎着篮子，在垃圾堆前争食儿，她捂着鼻子，打听了好几位行人，当然她没敢再问那些大老爷们儿，问的都是老大妈，这才找回了家。

进了家门，她往板炕上一坐，低着头生起了闷气。梳头的张洪山这时走进来递过了一个漂亮的小茶壶。

“角儿，您喝茶。”

“不喝。”

“咋的了，谁惹您生气了？”

“算命的先生，他给我算的不好。缺德！”

“咳！你跟这些个人执什么气，没听说吗，算命的两片嘴

儿，夜壶上镶金边儿，您就当他是把夜壶，不是人！”

这一说，“噗哧”一声，把凤霞给逗乐了。

“星星让人给请走了，说是联系您搭班唱戏的事儿，他人头熟，早年就在北平唱戏，你就在家坐着等好儿吧。”

他们正说着话呢，就听见当院有人进来大声说笑，张洪山赶忙跑到当院。原来是大师哥，唱三花脸儿的杨星星，带来了两位穿纺绸小褂的客人。这两位模样长得都挺特别，四十来岁儿。一样的光头，一样的嘻眉笑脸，栽楞着膀子，边边实实，端着地道的江湖架子，头一点一点地跟着当院的哥们儿弟兄打招呼。”

“洪山，小凤子回来了吗？”

“回来了，就在屋里呢。”

“二位请进吧，我们角儿在屋里等着呢。”杨星星招呼那二位。

“请，您请，别客气，我们爷们儿不是外人，您请您请！”

“哎，您别客气，您是客人，您先请！”

“您这话说错了不是，您到了北平来，就是我们的客人。”

就为了谁先进屋，三个人争执了好一会儿，最后还是那两位客人先走了进去。新凤霞早听见他们在外边推让，故意没有出来，既然是角儿了，多少也得拿点架子，否则让人瞧不起。”

一见客人进来，她起身对那二位微微一笑。

“您二位来了。”

“来了。”

“请坐。”

这二位老兄回答完，看着新凤霞，不由得愣了神儿，心

想，新风霞这小模样怎么长得这么俊啊，眉眼儿鼻子嘴愣没一点毛病。

“风霞，这二位是天桥万盛轩剧场的，请您上他们那儿搭班唱戏，专程来看您。”杨星星在旁紧忙介绍。

“您能给说说万盛轩是怎么个情形吗，谁的财主，谁的老板，唱什么戏，有没有老戏座儿。”别瞧新风霞岁数不大，也是老跑江湖的，说着话不动声色，还真有点大角儿的气派。

其中一位抢先说道：“新老板，我们一听说您到了天桥，立刻就来请您。我们这万盛轩是当年有名的‘御皇上’的产业，如今他老人家过世了，御娘娘还在，是位小脚儿，一开戏就来拿钱，人不错，讲情面。我们这儿一直唱的是评剧，有保险的老戏座儿，放心吧您呐，在我们园子唱戏，保险没错儿。”

另一位也上来帮腔：“我们哥哥说的一点不假，新老板，您就应了我们园子吧。有我们弟兄给您捧着，准错不了。保险您场场满堂，越唱越红火，到时候您发了财，别忘了我们爷们，小红包里给我们多装几个，多少得给两个酒钱吧，我们可全靠着您啦。”

“好吧，我就应了您二位，请您回去受累，给御娘娘请个安，就说风霞改日去府上看望她老人家。”

“得，我们一定给您带到，那就再见了您呐。”

两人兴冲冲地走了。

新风霞一肚子不高兴，倾刻间烟消云散了，后来她又见过那位算命的先生，只是没再请他算了。

天桥大街上很快贴了海报，大红底纸黑字，上写着评剧明星新风霞。万盛轩剧场门口也贴上了好几张，是大红底金



字，更加显眼。还挂上了新风霞的便装、戏装大照片。

那两位御皇上的伙计更乍呼得欢，轮着班儿拿着一面大锣，站在高凳子上猛敲猛打，等人们围上来之后，就扯着嗓子吆喝：

“来呀！来看新风霞呀！嗓音儿好听像个小喇叭呀！看戏的快占个座儿，晚了就没座了呀！这是外地请来的新角，快请吧……”

新风霞开始在万盛轩演流水座的戏，早九点开戏，晚九点止戏，几出戏来回倒着唱。不久名声越来越响，很快改成了日夜场，天桥一带算是彻底被征服了，群众中都在谈论着新来的新风霞。

新风霞并没有因为自己能够天桥站住脚而满足。她是个性格极强，天赋极好，又肯下私功的演员。她听说了一个很使她不平的情况。老北平把珠市口以南划为天桥，珠市口以北划为城里。天桥低级，城里高级，有些同行在城里演戏，拿她当话柄，说天津来的新风霞是个小角儿，唱得不行，只配在天桥唱唱唬老百姓，是天桥货。

新风霞心里不服，这倒不是因为说她是天桥货。因为她自己从小就是受苦人，捡煤核、拾烟头、当小工，什么都干过。如今正应该给天桥的穷人们唱戏。她只是不服气那些所谓的城里货。她暗暗下了决心，一定要找机会去城里唱戏，和他们较量较量。

不管怎么说，新风霞来北平的第一炮算是打响了。然而，她心里还有一件事始终没有头绪，每天晚上散戏回家就觉得孤独、寂寞。做艺的人萍踪浪迹四海为家本不算什么，可她不是那种拿得起、放得下的女人，她希望能找个好丈夫，能